

C18/C19 人物



为了让照片看起来更加具有硬汉感,在我们拍摄前,黄晓明特意去做了几十个俯卧撑。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

帅气的外表、不懈的努力、与人为善的处世,屡挫屡战的坚持——黄晓明完全有潜质朝着“内地刘德华”的方向发展,但如同刘德华也是 在争议声中走到今天,他也难免在各种非议中摸爬滚打。2010年,事业发展一直很顺,而且凭借《风声》《赵氏孤儿》两部作品逐渐向高峰期迈进时,黄晓明却突然跌落到了出道以来最深的一个低谷:身高被质疑、“闹大套”的发音被嘲笑、被爆整容、三个主演加起来超过100岁的青春偶像剧《泡沫之夏》惹来骂声一片……一时间各种质疑扑面而来。

最初,黄晓明一直努力去解释。他当众脱鞋自证身高,让别人摸自己的鼻子和下巴证实没整容,获得的反馈却是:黄晓明太傻。他沉默了,甚至怀疑自己患了抑郁症,也直接导致次年几乎没有新作推出。

痛定思痛。表面上很安静,内心却并不平静。黄晓明最后做出的决定是:既然从小到大周围的人都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真,那么就真下去,“可能别人会因此误会我、笑我,但我无所谓,因为黄晓明就是这样的人,我会把这种真坚持一辈子,我不相信大家会认为我一辈子都能装出来。”他组建新的团队重振旗鼓,调整心态、开始自嘲,大胆对外宣称“我不是演技派!”

黄晓明说,人生很像股市,总有起起落落。敢于承认自己“只不过是一条烂虫”,体会到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,反而更能坚定自己的信念。

C18-C19 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孙琳琳

新片《匹夫》尝试“硬汉”,谈走出非议、做老板心得,回应个人情事

黄晓明:交出一部好作品时,我就结婚

新片 我希望能参与中国电影的未来

杨树鹏跟我说话时,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哈着我。我想跟中国年轻一代的导演合作,因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是要靠青年导演的。

新京报:是什么原因吸引你接演《匹夫》?

黄晓明:原本是想跟赵薇演一部戏,中途出了问题没合作成,正好有了空当。我的经纪人跟杨树鹏导演比较熟,建议让我跟他聊聊。第一次见导演我抱着听一下就算了的态度,结果杨树鹏给我的第一印象很特别,他的那种不羁感,有种独特的味道。他跟我说话时,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哈着我,不会说多么希望我加盟,而是只讲“我想要什么”。这比较吸引我。

听完故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,这正是我内心一直渴望演却从没尝试过的戏。原本杨树鹏想让我演张译那个角色,但我自己提出想演匪首。还有就是,我想跟中国年轻一代的导演合作,因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是要靠青年导演的,我希望参与其中。

新京报:你内心一直渴望演硬汉?

黄晓明: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硬汉(笑),也许是因为我的阅历、年纪还不够,我自己觉得是,但可能大家觉

得还不够硬(笑)。人生就是这样子,当你的阅历到了一定程度,自然会做在这个阶段能够做到的事情。年轻时我拍了一些很美的偶像剧,但后来我发现那并不适合我,硬汉反而是我觉得适合我的。

新京报:你觉得自己不适合演青春偶像剧?

黄晓明:分情况,并不是一棒子打死。我指的是一些花样少年的青春偶像剧。其实我二十多岁时,偶像剧还不流行呢,现在流行了,但我也长大了。

定位 为什么要去否认帅气外形呢?

当初能进这行,我的长相也是很重要的原因。如果我能凭借一个角色立得住,那绝对不会是因为我把自己扮丑了,而是我真的能给一个角色赋予了灵魂。

新京报:从《风声》《赵氏孤儿》到《匹夫》,近年来你一直都在尝试改变,是想脱离偶像派这个形象吗?

黄晓明:《风声》和《赵氏孤儿》的确是那样想的,但现在我发现,没必要把自己扮丑或者刻意变成什么样子,当初能进这行,我的长相也是很重要的原因,父母所给,我为什么要去否认它呢?如果我能凭借一个角色立得住,那绝对不会是因为我把自己扮丑了,而是我真的能给一个角色赋予了灵魂。

新京报:你是很有资质做内地版刘德华的,这是你希望的吗?

黄晓明:刘德华是我崇拜的大哥,可能在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做法上我们是一样的,对于家人、朋友和粉

丝,我很爱他们,愿意为他们付出、害怕他们受伤害。但没有人能做另外一个人的复制品,可能我比较贪心,想要的东西更多。其实我的偶像是强尼·戴普,他也很帅啊,很努力,拍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,但他并不单纯是一个偶像。

新京报:在表演上,你对自己有什么定位或目标吗?

黄晓明:我还在寻找,可能去寻找一辈子,我想强尼·戴普也不一定敢说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了。我现在总觉得时间不够用,想学的东西太多了,唱歌、弹钢琴、书法、英文,什么都想学。

新京报:在《春娇与志明》和《匹夫》里,大家都看到了你展现喜剧表演的一面,你尝试喜剧?

黄晓明:我一直都对喜剧很有兴趣,也喜欢在我饰演的人物身上加一点幽默感,但我也很清楚,我演喜剧也演不过周星驰啊,那不是我的长项。像《匹夫》里这种男人的冷幽默我是OK的,偶尔尝试一把还是没有问题的。

新京报:目前你还没获得一些重量级奖项的认可,你怎么看?

黄晓明:小时候我曾梦想得奥斯卡(笑)。我承认,奖项对我来说还是个欠缺,我觉得跟我的人生阅历有关,对人物的理解还不够深刻。我成长很顺、比较单纯,也可能导致我演的人物比较单一。一个很有名的制片人就跟我说过,晓明,你的最大问题就是你太好了。看来我应该试试变得坏一点(笑)。

性情 天生操心命,30岁前也曾疯狂

年少轻狂的时候我爱喝酒、爱唱卡拉OK、爱泡妞,收工后会叫着大家一起去喝酒,喝得满街打滚……

新京报:在片场,杨树鹏说想吃比萨,结果你买来了25张比萨;张张艺说想吃火锅,你就拉来整整两大车的火锅请全组人吃;去年底给你团队的人送礼物,经纪人收到了一辆百万奔驰豪车……你对人好,出手也很阔绰啊。

黄晓明:在这方面我有点大男子主义(笑),只要有我在场,肯定是我买单。有人跟我借钱,如果我明知对方不会还我,我会跟他说,你不用还我,但你一定不能让我妈妈知道,因为她一定会骂我(笑)。我天生就是操

心的命,情人节要操心给女员工送花,弟弟结婚要操心给他办婚礼,这两天他有孩子了,我还得操心给孩子起名字(笑)。这是性格,改不了。**新京报:**你这样是不是太完美先生了?把自己搞得这么累。

黄晓明:我也有不好的地方啊。年少轻狂的时候我爱喝酒、爱唱卡拉OK、爱泡妞(大笑),也乱花钱,比如喜欢车,就买了好多车,还曾经觉得自己演什么都行。可是过了30岁就完全不一样了,过了那个阶段了。**新京报:**泡妞是因为对

自己外表很自信吗?很有成就感吧?

黄晓明:(笑)是挺有成就感的。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很新鲜、很好玩,拍《大汉天子》时,收工后会叫着大家一起去喝酒,喝得满街打滚,好在那时不是很红,大街上没多少人认识(笑)。

新京报:听说粉丝送给你的礼物,你都是亲自拆开?

黄晓明:每个都是我亲自拆的。不管礼轻礼重,这都是他们的一份心意,我甚至会读每一封他们写给我的信。我搬家有50%的原因就是为了存放粉丝的礼物(笑)。



从《匹夫》中的角色和造型来看,黄晓明很想突破戏路。

“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硬汉,但可能大家觉得还不够硬。年轻时我拍了一些很美的偶像剧,但后来我发现那并不适合我,硬汉反而是我觉得适合我的。”



早年与Angelababy拍广告。俩人的公开合影非常少。

“我认为这是属于我私人的事情。这种事对男人来说还好,对女人的伤害极大,而且当大家把这种事情渲染到一定程度时,往往会掩盖我们在事业上做出的努力和成绩。”



这个曾经铺天盖地的著名广告,让公众开始感觉到黄晓明的自嘲和改变。

“这个创意,广告公司当初都不敢给我看,他们觉得我一定接受不了,但我看完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很多人还给我这样的建议,说可以改成“我还不是一个演技派”,我没同意。我说我现在不是演技派就不是,大胆地承认,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你是很烂就是很烂,不懂也不要去装懂,没有必要。”

执掌 身边人一定要对我说实话

我觉得之所以之前出现了很多问题,就是因为身边说真话的人太少,让我得到了很多错误的信息。

新京报:你在生意场上是个成功的老板,有什么秘诀吗?

黄晓明:生意上我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,但我不是一个能具体执行、实践的人——也没这个时间啊。不过我总是给朋友出点子,自然也就成了股东之一。很幸运的是,我的朋友们都做得很好,我也跟着赚了钱(笑)。

新京报:你为什么离开华谊、组建新的团队?

黄晓明:当时多少有点“匹夫”的冲动,演员实在是太被动了,被动了那么多年,你肯定想主动一些。但没想到做老板太辛苦了。可既然做了这个决定,我也不会后悔,就像我在《匹夫》里的角色,大当家就应该有大当家的样子,得想办法挣钱给大家花。跟现在这个团队在一起很

开心,他们以前对我并不是很了解,我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对我说实话。我觉得之所以之前出现了很多问题,就是因为身边说真话的人太少,让我得到了很多错误的信息。一个人想要成功的话,还是要落到实地上。

新京报:身边的人不跟你说实话,你想过原因吗?是因为他们怕你?

黄晓明:也不是。当时我身边那些人,从我什么都不是到我成功,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但人都是这样,成功了就会变得有一些浮躁,我会这样,我身边的人也会如此,不过我想也许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些是真话,哪些是假话。人生总是会有一个这样的阶段,有了这些经历,反而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准确的判断力。

感情 真心实意想帮Angelababy

我也是这部影片的出品人之一,我认为她是个非常有潜力的演员,我决定出演,也是真心实意地想去帮她。

新京报:与Angelababy的恋情,你为何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?

黄晓明:我认为这是属于我私人的事情,而且当它被暴露在公众面前时,成功率反而很低,你不觉得吗?最近的反面教材就很多,离婚的、分手的,一定都受过外界一些影响。

这种事对男人来说还好,对女人的伤害极大,而且当大家把这种事情渲染到一定程度时,往往会掩盖我们在事业上做出的努力和成绩,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

新京报:你与Angelababy一起主演了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,到宣传期时这个话题是一定不可避免的,你做好准备了吗?

黄晓明:我也是这部影片的出品人之一,我认为她是个非常有潜力的演员,我决定出演,也是真心实意地想去帮她,其他的

真没多想。很多事情我是控制不了的,到时候再说吧。

新京报:父母对你感情上的事情会有干涉吗?

黄晓明:他们会提出自己的意见,我会很尊重他们的意见,但我爸妈都是非常客观的人,基本上我选择的他们也没有太过反对的(笑)。很庆幸的是,我跟他们的眼光还是差不多的(笑)。

新京报:你现在还在跟父母一起住,结婚后夫妻俩也会和父母一起住吗?

黄晓明:我是独子,我会要求女朋友能接受跟我爸妈一起住。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在这方面都能理解,没什么问题。

新京报:你想过什么时候结婚吗?

黄晓明:考虑过。我一直想着是,等我有一部好的作品出来的时候,但现在我还没有等到。我在等待时机成熟的那一天。

■ 回溯“低谷2010”

黄晓明:那些事情是一起迸发出来的,我突然陷入了一个坎儿,运气变得极其差,做什么都会被人说。我很真心地对待大家,有时是特意逗大家开心,反而成了笑柄,难道做一个与人为善、让人开心的人是错吗?那段时间我甚至有一种厌世的感觉,觉得自己太可悲了,很不公平。

那个阶段别人都说我太傻了。我当众脱鞋给人家看,让人家摸我的脸,跟人家说接演《泡沫之夏》是我选错了。我不知道该说实话说,还是做一个虚伪的人。后来我想还是算了,从小到大,不管父母、老师、同学还是朋友,大家都认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真,那我就这样真下去。我不相信大家会认为我一辈子都能装出来的。比如我承认身家过亿,这事儿没有什么好掖着藏着的,但80%的人都会认为这是在显摆;比如对人好,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美德,对明星来说就会有装的质疑;人都需要发泄,可明星去发泄,就会有很多争议……

现在我已经在很平衡了。人总要面对自己,这也是做人最难的地方,我们总觉得自己什么都行、什么都懂,其实你不过是一条烂虫。我也终于明白了,太在意别人的时候,你就不快乐,反之,你就会很快乐,而当你能感到快乐时,你周围的人也会感到快乐。所以,只要活出自己就好了。